

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
程光炜 吴圣刚 主编



ZHANGYU YANJIU

张宇研究

杨文臣 编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

程光炜 吴圣刚 主编

张宇研究

杨文臣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宇研究/杨文臣编著. —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2

(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

ISBN 978-7-5649-1902-3

I. ①张… II. ①杨… III. ①张宇-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2000号

出 版 人 张云鹏

出版统筹 侯若愚

责任编辑 舒慧敏

责任校对 韩琳

封面设计 侯一言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室

电 话 0371-60993151(人文社科出版分社)
0371-86059753

网 址 www.hupress.com

排 版 河南金河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356千字

定 价 5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原作家群资料整理”研究成果

本成果出版得到淮河文明研究中心资助

张宇研究

编选说明

从最初动议到确定方案,再到最后完成,这套“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历时一年有余。因为,它绝不仅仅是已有研究成果的简单整合。首先,编著者必须通读该作家的所有作品,包括文学作品、散文随笔、演讲报告、文艺批评等等,形成对作家作品的感性认识和理性判断,这是编选作家研究资料的基础和前提。然后收集研究资料,要求尽可能全面详尽,网络、期刊、报纸、杂志、著作、作家本人及其亲友、故交等各种途径、各种渠道,越全面越好。最耗时、最费力、最艰苦的工作是资料的分类、甄别和遴选,它体现了编著者的眼光、立场、态度和学养,决定了研究资料的分量和品质。典型性、历史性、多元性是我们选文的基本原则,力求覆盖作家不同时段、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作品,兼顾专家批评和新锐批评,体现不同时期的文学生态和文化场域。总之,整个过程没有捷径可走,全是笨功夫、苦功夫。尽管如此,其疏漏之处肯定不少,恳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本研究资料共分四大部分,即作家“自述·访谈·印象记”、“研究论文选辑”、“作品年表”、“研究资料索引”。“研究论文选辑”以时间为线索,以“问题”为中心,先总论、后分论,同一“问题”相对集中,体现逻辑性和层次感,并努力体现作家作品研究的历史进程。对入选的文章,为了出版方便,作统一技术处理,删减了摘要、关键词,注释一律改为脚注,除对一些明显的文字和标点符号的疏误作订正外,其他方面包括注释的不完整、不规范,词语使用的不当等,则依旧保持原貌。“作品年表”部分按时间顺序排列整理收录,截止时间为2014年7月。只列入作品的首发、首印,作品的再版、转载不列入年表,海外翻译版本尽可能列入年表。期刊、著作均按年、月排序,报纸具体到日期。重要散文、发表的重要演讲等列入作品年表,但作家编辑的书目、研究资料等均不列入。“研究资料索引”包括单篇学术论文索引、学位论文索引、研究专著索引三部分,截止时间同样为2014年7月,均按刊发/出版时间先后顺序编排。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各种原因,编委会没能与选用论文的作者一一联系,丛书出版后,将赠书一本,以表歉意和谢意!且本书用于学术研究而非商业目的,想学界前辈、同人亦能理解支持。在此真诚致谢!如需稿费,请与编委会联系。

编委会

2014.10.31

总 序

程光炜 吴圣刚

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呈现为多样、多态发展的趋势。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中,“文学豫军”或“中原作家群”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现象和重要构成。之所以称之为“文学豫军”或“中原作家群”,是因为它呈现出群体性,是一个集合的概念。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个群体中的个体是孱弱的,没有独立呈现的分量。相反,正是一个个有分量的个体组成了一个有广泛影响的作家群体:姚雪垠、叶楠、白桦、李准、张一弓、南丁、田中禾、张宇、郑彦英、李佩甫、二月河、周同宾、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刘庆邦、李洱、柳建伟、孙方友、墨白、邵丽、乔叶、计文君等等,每位作家都有不凡的创作业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都是文学中的“这一个”。

地处中原的河南,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版图上不是核心地带,但在历史、文化地理图上却是积淀深厚的重镇。这里也在接受全球化的荡涤,也在搭载现代化的快车,但这里与中国当下的经济前沿存在着距离,呈现着现代化的滞后性。因此,河南在时代的节奏中存在着“时间差”。这使得中州大地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还氤氲着农业文明、历史文化的气息,也使得中原儿女在这种相对的“慢节奏”中对历史、现实和文化进行思考,精神和灵魂回归这片土地,并以中原文化的思维方式进行着多种表达。走进历史,走进中原文化,是豫籍作家的共同选择。无论是身居河南的作家还是移居他乡的作家,他们的灵魂仍然栖居在家乡故土,并用他们敏感的触角细腻地联系和感受着中原文化,中原文化是他们精神发生的原点,河南历史和家乡生活是他们创作的源泉。对于这些河南作家来说,似乎只有这片故土和其中的点点滴滴才能够激活创作的灵性。正如阎连科所说:“我家住在一个镇子上,那是一个很大的村庄。那个村庄是我写作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情感源泉、想象的源泉。一句话,是我写作的一切的灵感之源。那个镇子奇妙无比,任何现实中的一件事情都可能是荒诞的、合理的。”^①正是在这种表达中,作家们完成了自己的一部部皇皇巨著,成就了当代河南文学的气象大观。

^①阎连科:《我的现实,我的主义》, <http://v.book.ifeng.com/book/ts/7332.htm>。

“中原作家群”不仅是河南的文学现象,也是全国的文学现象;产生于中原大地的河南文学,早已超越了这一区域空间。无论是二月河、李佩甫的作品红遍全国、传播域外,还是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李洱的作品的海外影响,都说明豫籍作家的作品是全国性的,也具有世界性的分量。这足以构成河南自己的文学史。关于河南文学和“中原作家群”研究,近十年来,随着作家作品的动态性呈现,更多表现为个案化的文学研究,而当代河南文学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则不够。这一方面与河南的经济实力及其对文化提升、带动能力的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学界、文学界对河南文学在当下中国文化地理学上的地位认识不足有关,特别是与本土学界的研究、推介的成绩有关。弥补这一不足,是一项浩繁的工作,但起步必须从基础开始。

资料整理无疑是学术研究中最基础性的工作。学术界目前关于河南作家的研究资料,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李准研究资料》、《姚雪垠研究资料》等有限的几种。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文学豫军”、“中原作家群”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的阐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孙荪的《文学豫军论》等,该文系统性地评述了“文学豫军”的由来、构成及文化特征。二是“中原作家群”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以及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刘增杰主编的《精神中原》以论文集的形式综合了学界对于中原作家群整体把握和作家研究的成果;张鸿声主编的《河南文学史·当代卷》则是系统描述当代河南文学发展的第一部史著;梁鸿的《“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以“外省”的视角考察河南文学,从文化的角度寻觅和审视河南文学;何弘的《超越还是重复——中原文学论稿》试图对“中原作家群”或中原文学作出一个整体性的描述。这些研究对于解说一种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是必要的,但都是初步的,特别是对“中原作家群”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和整体性特征的研究,远未形成对“中原作家群”完整的、核心的解说,更没有评估、揭示出“中原作家群”的应有价值。因此,就需要有人真正深入下去,沉入到纷繁的资料中去,耐心、细密地梳理,把那些能够反映和体现作家创作实绩、作品价值和当代河南文学整体面貌的资料整理出来,形成完整、系统的当代河南文学的资料体系,为文学史的生成奠定坚实的基础。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的一些老师近年来致力于河南文学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方向和领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作为一所本土的有长期人文积淀的高校,研究河南文学、推动河南文学发展是应有的责任。2013年起,文学院整合文艺学、现当代文学和写作学等学科的十几位教授、博士组成研究团队,集中开展当代河南文学研究。这个团队以博士为主,中青年结合,队伍整齐,潜力很大。他们首先从资料整理开始,扎扎实实开展研究工作。第一批选取“中原作家群”中影响最大的15位作家,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整理出《白桦研究》(陶广学讲师,

扬州大学博士)、《张一弓研究》(吕东亮副教授,武汉大学博士)、《田中禾研究》(徐洪军讲师,上海大学博士)、《张宇研究》(杨文臣讲师,山东大学博士)、《李佩甫研究》(樊会芹讲师,江苏师范大学硕士)、《二月河研究》(吴圣刚教授)、《刘震云研究》(禹权恒讲师,武汉大学博士)、《阎连科研究》(方志红副教授,四川大学博士)、《周大新研究》(沈文慧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刘庆邦研究》(杜昆讲师,南京师范大学博士)、《李洱研究》(王雨海教授)、《墨白研究》(杨文臣讲师,山东大学博士)、《邵丽、乔叶、计文君研究》(李群副教授,河南大学硕士)等13卷,资料选编力求翔实、准确、有代表性。第一辑告罄之后还会启动第二辑,甚至第三辑,目标是把“中原作家群”主要作家的资料完整、系统地拓展出来,真正为当代河南文学的深化研究做些基础性的工作。

由于编选者的眼界、学识、水平有限,疏漏、不足,甚至差错定然存在,敬请学界批评指正。

目 录

1 编选说明

1 程光炜 吴圣刚 总序

自述·访谈·印象记

- 3 张 宇 与自己和平共处
- 10 张 宇 困惑五章(节选)
- 19 奚同发 看张宇“表演爱情”
- 21 陶 澜 张宇:小说何妨“不正经”
- 24 王学亮 张宇:作家要能把“芝麻”写成“西瓜”
- 27 苗梅玲 南极归来,豁达的自我——张宇访谈
- 36 孔会侠 在南极忏悔——张宇访谈
- 47 李佩甫 放逐城市的田园游子——张宇散记
- 55 安 琪 白话张宇
- 66 朱根亮 陈 艳 张宇:“软弱”之后

研究论文选辑

- 69 南 丁 有地在,不愁长不出庄稼来——张宇和他的小说
- 72 南 丁 张宇找自己
- 77 孙 荪 小说就是小说——由张宇的小说观看张宇
- 84 李少咏 康铁成 乡村与城市的契合——论张宇的前期小说创作
- 99 曹增渝 乡土的精灵——论张宇
- 107 朱 伟 张宇札记
- 123 马治军 在“乡村情感”中修悟人生——张宇小说主题原型论
- 131 梅蕙兰 超越世俗——从张宇的新作看其精神的转向
- 141 李佩甫 渐入佳境
- 144 何向阳 枯树的诞生
- 179 姚晓雷 张宇论
- 195 李丹梦 论张宇的文学转型

- 204 孙先科 理性精神与“乡村情感”——河南近期小说创作透视
- 213 张 陵 李洁非 说侯七——由张宇《活鬼》所得
- 216 杨 荣 民间智慧:消解苦难与承续生命的力量——评张宇的小说《活鬼》
- 222 邓星明 张宇的“鬼气”系列
- 228 邓 楠 论《乡村情感》的价值取向
- 233 孙 荪 对人类作品的沉思——长篇小说《疼痛与抚摸》的“说”
- 238 张鸿声 生命与社会的分离——读张宇小说《疼痛与抚摸》
- 243 陈晓明 人往“低”处走——张宇近作《软弱》研讨会纪要
- 248 庞永厚 张宇为什么写软弱
- 249 杨东明 张宇的《软弱》和软弱的张宇
- 251 王鸿生 李永涛 张宇射“门”始于“足下”——评《足球门》
- 254 《对不起,南极》作品研讨会
- 272 行 者 张宇结绳记事

作品年表

- 277 张宇作品年表

研究资料索引

- 285 张宇研究资料索引
- 289 编后记

自述 · 访谈 · 印象记

自述 · 访谈 · 印象记

与自己和平共处

张 宇

—

当市场活跃起来经济大潮涌过来时,许多作家都坐不住了,纷纷走出“书房”下海去。说白了就是去捞钱。去捞钱就是去捞钱嘛,还忘不了找“下海”这个词把自己虚伪起来,好像下海是为别人从事经济活动,而不是为自己捞钱。这就是中国的文人,既爱财又不想担爱财的名声,使人想起“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这句俗话。在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压迫下,连俗也俗不出潇洒来。

当然不是只说别人的,其实我自己也悄悄动心了。因为我本来就是世俗中人,见别人大把大把捞钱,一下子就眼花了。忽然就发现自己是最爱财的了,就从心里想做个有钱人。有了钱就能过更好的日子,真是守不住自己了。夜深人静时,多少次下决心挣钱,甚至模拟出好多种挣钱的方法,纸上练兵起来。自信自己心眼也够用,说不定捞起钱来并不比别人差。能摆弄住小说,自信也能糊弄住市场。但是,最终没有去捞钱,仍然又坐回书房。这也并不是什么清高和纯洁,是因为我把个中道理想明白了,还是决定守住自己的稿纸,实际上也是守住自己的自私,还真说不上什么纯洁不纯洁呢。

我先从实际生活出发这样想,我们的生活又不是过不去,有政府发工资,还能挣一点儿稿费,基本生活水平可以维持,没有生存的困难,何必呢?这就是我对金钱的态度。我个人认为,金钱这种东西很圆,不好把握。看着是物质,但只要超出我们的生存界限,就完全切入了精神。既然都是精神活动,我何必放弃熟练的精神活动去从事陌生的精神活动呢?说句玩笑话,我已经是专业作家了,何必走出书房跑到商场去当“业余作者”呢?

这使我想到从货币产生那一刻起,金钱就和人发生了矛盾,甚至就像站在了人的对立面一样。从此再没有安生过,不是人战胜金钱,就是金钱战胜人。要么就是今天你战胜我,明天我战胜你。回忆先人的人生和历史,很难区分人是金钱的主人呢,还是金钱的奴隶。

这真是有趣,就像我们自己造个老虎,从此就忍受着这个老虎带给我们的永远的恐怖一样。这难道就是人类的命运吗?真是不愿承认,但这是事实。好像人类的聪明和愚蠢都集中在这里了,我们每时每刻都创造着文化,同时就转

入文化对我们的永远的压迫之下。

这一下就想明白了,自从有了钱之后,世上的人都在挣钱,但是挣钱和挣钱又有不同,穷人挣钱是为了生活,而有多少有钱人再挣那么多钱是为了生活?有趣的是,穷人在挣钱时虽然艰辛和困苦,却很少对生活失望过,甚至越是穷越是对生活和未来充满了希望,这时候金钱带给他们的好像全是幸福和欢乐。而富人就不同了,由于有钱再不考虑生存问题,就进入了完全的精神活动,动不动就他妈的孤独呀空虚呀,好像很痛苦一样。可以作一个比较,在这个世界上,由于生活困难自杀的好像不多,不想活了去自杀的差不多都是那些吃饱了饭才想不开的人呢。

于是就可以这么说了,原来穷人挣的钱是钱,有钱人挣的钱是痛苦,或者说完全是一种精神活动。这么一说就明白了,既然不会是为生活,我自己就不算穷人就不算没钱人,在哪里都是精神,就没有必要走出书房的痛苦专门去经受挣钱的痛苦了。

但是话还是得说回来,凭良心说,我情愿忍受金钱的痛苦,也不想去过没钱人的幸福生活。这就看出来我这人并不是不财迷。其实我非常爱财。我曾经想过,如果我能长生不老,我一定先去捞钱,潇潇洒洒去当财迷;等有了大钱,有好房子住,有好饭吃,有好茶喝,有块地方养我的盆景,再来写我的小说,干自己想干的事情,那该多好呀。可惜的是我不能够长生不老呀,只能够他妈的活一辈子。别说长生不老,连两辈子都不让活,而且这一辈子已经过了四十岁,想想就觉得心慌,就觉得不能够什么都想要了。

什么最残酷?好好地活了一辈子,一死什么都不知道了,什么都没有了,再也不能够回来了,这难道还不残酷吗?但是无法改变无处逃遁——

我已经过了四十岁,余下的时间不是很多了,这就需要选择。怎么选择?只有在不多的时间里,最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就是最好的选择了。其实想明白了能这么选择也就很不错了。

这么一想,我开始认为,和别人相比,我还是一个幸福的人哩。因为人活在这世上,能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也并不多呢。多少人为了生活或者别的什么原因,都在干自己不想干的事情。而我自己是专业作家,基本上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在于自己想干的事情,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于是我对自已说要知足,我要知足。能这么活,我已经很知足了。

这么一想,心里就平静下来,再也听不到金钱的疯狗般的叫声,重新安坐在书房里,继续摆弄起小说来。

看起来很多时候非常需要自己把自己稳住,先稳住阵脚才能守住自己的心志。

于是就觉得人和金钱之间也要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了。

当然认识到这个道理和具体生活完全是两回事,真正做到谈何容易!

二

几年了?已经好几年了吧,在好几年前一段时间里,忽然觉得自己的写作出了毛病。先是对自己的写作产生怀疑,不想一下子就发展到甚至全面否定自己的写作的程度了。

你说咱别的不会干,做人做不到大处越做越小就越做越小吧,混世界越混越清淡孤独就孤独吧,只余下摆弄小说这门手艺了,忽然发现自己的小说不是那么回事,这该有多么失望!

先是觉得自己的作品没有水平了。别看世面上还有人说自己的作品不错,甚至还有人不断说自己的好话,甚至销路看好,那都是空的,我一直认为真正能够判断自己作品价值的永远只能够是自己的感觉。

静下心来想自己,一下就把自己想没有了。先不说自己摆弄的汉字就是先人创下来的,就说叙述吧,好像跳来跳去也没有跳出别人的手掌心,仔细去追究,都是从别人那里走过来的,好像自己在走路却拄着别人的拐杖和拖着别人的尾巴一样,也就是说怎么找都没有找到自己说话的方式。

这才去想自己的写作由来,这才想到自己的写作完全是读别人的书,学习别人的说话方式而说话的。忽然就想到,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作家,有那么多书,什么时候能读完?什么时候能够学完别人的经验?别说自己一生,就是再有几十辈子也读不完这些书,也学习不完别人的经验呢。那什么时候才能够把自己写出来?真真是苦海无边了。

我并不是说学习别人不重要,任何人都是从学习别人开始的,问题是从学习别人开始到哪里才算是结束呢?也就是说到什么时候才能够从对别人的学习中走出来,从而找到只属于自己的说话方式?

我这样去想一个作家的贡献,不论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优秀的作家的贡献,都是给世人一种不同于别人的新鲜的说话方式。而我自己的说话方式在哪里?起步时可以学习甚至可以模仿,没有人会笑话你,连你自己也会原谅自己,但是我三十多岁还要学习到什么时候?想到这里,我一下子就心凉了。

再就是那时候一下觉得自己也没有思想了。不说说话方式是别人的,连说出去的话也是别人的了,你想这会有多么痛苦?虽然不是一串串去背诵别人的思想,但是把自己的作品拆开来找,就会找到好多别人的思想的碎片,唯独没有

只属于自己的认识。就觉得真是奇怪了,为什么我们想到的先人们都想到了,难道人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只是循环和重复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怎么才能走出别人认识的汪洋大海,找到自己认识这个世界的绿岛呢?

并不是一定要找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来把自己突出出来和灿烂起来,而是痛苦地想到如果我们找不到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那么我们的思想就不会发展了吗?不会发展的生命,只会重复和循环的生命,就没有生命的意义了。也就是说,我们就没有再活着的必要,也就是说活着就等于死去——

我明白显然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在哪里呢?换句话说吧,也就是说依靠什么,怎样才能找到我们自己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

我先回忆自己的生活,不妨就说自己的创作道路,产生重要作用的概括起来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读别人的书;二是听别人的话从而受别人的启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了,读别人的书也好,听别人的话也好,都离不开别人。

别人是什么?

说白了别人就是“集体”。

别人就是一种意识的“集体”表现。

刚开始可以,但是我们已经走到一定程度,我自己那年三十多岁如今已经过了四十岁,还是别人别人的,还要别人到什么时候?

如果这么一路走下去,到老死我也只能够生活在别人那里,到时候连老死都不明白自己老死在什么地方。

因为自己活得是一个别人,是一个“集体”,而不是自己在活着。

于是我不再迷恋别人了。

先是从读别人里走出来,就觉得真正是读别人,而不是在受别人的淹没和压迫了,再就是不再渴望和喜欢与别人交流了,已经这么大年纪还要交流到什么时候?

这时候,个人体验的大树忽然从心里生长出来了。

我好像明白,不论是说话方式,还是说话内容,学习别人只能是一个过程,最终只能够依靠个人对这个世界的个性体验,才能够对这个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不论这种声音强大与弱小,好听与不好听,先是自己的声音。

4